

4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CHINESE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9 1953

T9150 /3838c

容齋續筆目錄

卷第一 十八則

顏魯公

戒石銘

雙生子

李建州

侍從官

存亡大計

唐人詩不傳

泰誓四語

重陽上巳改日

田宅契券取直

公子奚斯

唐藩鎮幕府

文中子門人

平燕用兵



九八五



李衛公帖

王孫賦

漢郡國諸官

漢獄名

卷第二 十八則

權若訥馮漸

歲旦飲酒

存歿絕句

湯武之事

張釋之傳誤

張于二廷尉

漢唐置郵

龍且張步

義理之說無窮

開元五王

巫蠱之禍

唐詩無諱避

李晟傷國體

元和六學士

二傳誤後世

卜子夏

父子忠邪

蘇張說六國

卷第三 十八則

一定之計

秋興賦

太史慈

謚法

漢文帝受言

丹青引

詩國風秦中事

詩文當句對

東坡明正

臺諫不相見

執政四入頭

無望之禍

燕說

折檻行

朱雲陳元達

杜老不忘君

栽松詩

烏鵲鳴

卷第四十七則

淮南守備

周世宗

竇正固

鄭權

黨錮牽連之賢

漢代文書式

資治通鑑

弱小不量力

田橫呂布

中山宜陽

相六畜

卜筮不同

日者

柳子厚黨叔文

漢武心術

禁天高之稱

宣和冗官

卷第五十二則

秦隋之惡

漢唐二武

玉川子

銀青階

買馬牧馬

杜詩用字

唐虞象刑

崔常牛李

盜賊怨官吏

作詩先賦韻

后妃命數

公為尊稱

臺城少城

卷第六 十五則

嚴武不殺杜甫

王嘉薦孔光

朱温三事

文字潤筆

漢舉賢良

戊為武

怨耦曰仇

說文與經傳不同

周亞夫

煬王煬帝

鄭莊公

百六陽九

左傳易筮

鍾繇自劾

大義感人

卷第七 十七則

田租輕重

女子夜績

淮南王

薛國久長

建除十二辰

俗語筭數

佞文用事

五十絃瑟

遷固用疑字

僭亂的當

月不勝火

靈臺有持

董仲舒災異對

李正已獻錢

宣室

昔昔鹽

將帥當專

卷第八 十五則

著龜卜筮

地名異音

韓嬰詩

五行衰絕字

漢表所記事

蕭何給韓信

彭越無罪

蜘蛛結網

孫權稱至尊

康山讀書

列國城門名

緇塵素衣

去國立後

詩詞改字

卷第九 十四則

姑舅為婚

三家七穆

貢薛韋康

兒寬張安世

深溝高壘

生之徒十有三

臧氏二龜

有扈氏

太公丹書

漢景帝

蕭何先見

史漢書法

薄昭田蚡

文字結尾

國初古文

卷第十 十七則

經傳煩簡

曹參不薦士

漢初諸將官

漢官名

漢唐輔相

漢武留意郡守

苦費菜

唐諸生束脩

范德孺帖

民不畏死

天下有奇士

易卦四德目

孫堅起兵

孫權封兄策

踰年改元

賊臣遷都

輿地道里誤

卷第十一 十五則

古錚于

孫玉汝

唐人避諱

高錯取士

兵部名存

武官名不正

名將晚謬

唐帝稱太上皇

楊倞注荀子

昭宗相朱朴

楊國忠諸使

祖宗朝宰相

百官避宰相

百官見宰相

東坡自引所為文

卷第十二 十二則

婦人英烈

無用之用

龍筋鳳髓判

唐制舉科目

淵有九名

東坡論莊子

列子書事

天生對偶

銅雀灌硯

崔斯立

漢書注冗

卷第十三 十四則

科舉恩數

下第再試

試賦用韻

正元制科

貽子錄

金花帖子

物之小大

郭令公

紀年兆祥

民俗火葬

太史日官

汲冢周書

曹子建論文

雨水清明

卷第十四 十七則

尹文子

帝王訓儉

用計臣為相

州縣牌額

盧知猷

忌諱忌惡

陳涉不可輕

士勾韓厥

孔墨

玉川月蝕詩

詩要點檢

周蜀九經

冢宰治內

宰相爵邑

楊子一毛

李長吉詩

子夏經學

卷第十五 十三則

紫閣山村詩

李林甫秦檜

注書難

書易脫誤

南陔六詩

紹聖廢春秋

王韶熙河

書籍之厄

逐貧賦

澗松山苗

男子運起寅

宰我作難

古人占夢

卷第十六 十六則

高德儒

唐朝士俸微

計然意林

思穎詩

劉蕡下第

酒肆旗望

賢宰相遭讒

宋齊丘

鹹杙子

月中桂兔

唐二帝好名

周禮非周公書

醉尉亭長

三易之名

忠臣名不傳

唐人酒令

容齋續筆目錄

容齋續筆卷第一 十八則

是書先已成十六卷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
林日入侍至尊壽皇聖帝清閒之燕聖語忽
云近見甚齋隨筆邁竦而對曰是臣所著容
齋隨筆無足采者上曰煦有好議論邁起謝
退而詢之乃婺女所刻賈人販鬻于書坊中
貴人買以入遂塵乙覽書生遭遇可謂至榮
因復哀臆說綴于後懼與前書相亂故別以
一二數而目曰續亦十六卷云紹熙三年三



月十日邁序

顏魯公

顏魯公忠義大節照映今古豈唯唐朝人士罕見比倫自漢以來殆可屈指也考其立朝出處在明皇時爲楊國忠所惡由殿中侍御史出東都平原肅宗時以論太廟築壇事爲宰相所惡由御史大夫出馮翊爲李輔國所惡由刑部侍郎貶蓬州代宗時以言祭器不飭元載以爲誹謗由刑部尚書貶峽州德宗時不容於楊炎由

吏部尚書換東宮散秩盧杞之擅國也欲去公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公往見之責其不見容由是銜恨切骨是時年七十有五竟墮杞之詭計而死議者痛之嗚呼公旣知杞之惡已盍因其方鎮之問欣然從之不然則高舉遠引挂冠東去杞之所甚欲也而乃眷眷京都終不自爲去就以蹈危機春秋責備賢者斯爲可恨司空圖隱於王官谷柳璨以詔書召之圖陽爲衰野墮笏失儀得放還山璨之姦惡過於杞圖非公比

也卒全身於大亂之世然則公之委命賊手豈不大可惜也哉雖然公因困於淮西屢折李希烈卒之捐身徇國以激四海義烈之氣正元反正實爲有助焉豈天欲全畀公以萬世之名故使一時墮於橫逆以成始成終者乎

戒石銘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太宗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按成都人景煥有野人閒話一書乾德三年

所作其首篇頒令箴載蜀王孟昶爲文頒諸邑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區區愛民之心在五季諸僭僞之君爲可稱也但語言皆不工唯經表出者詞簡理盡遂成王言蓋詩家所

謂奪胎換骨法也

雙生子

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爲長謂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爲長謂先後當有序然固有經一日或亥子時生則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時爲第巳時爲兄則弟乃先兄一時矣按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其雙生也質家

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乃知長幼之次自商周以來不同如此

李建州

建安城東二十里有梨山廟相傳爲唐刺史李公祠予守郡日因作祝文曰亟回哀眷書吏持白回字犯相公名請改之蓋以爲李回也後讀文藝李頻傳懿宗時頻爲建州刺史以禮法治下時朝政亂盜興相椎斂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州爲立廟梨山歲祠之乃證其爲頻繼往禱

而祝之云侯獲感應則當刻石紀實已而得雨
遂爲作碑偶閱唐末人石文德所著唐朝新纂
一書正紀頻事云除建州牧卒於郡曹松有詩
悼之曰出旌臨建水謝世在公堂苦集休藏篋
清資罷轉郎瘴中無子奠嶺外一妻孀恐是浮
吟骨東歸就故鄉其身後事落拓如此傳又云
頻喪歸壽昌父老相與扶柩葬之天下亂盜發
其冢縣人隨加封掩則無後可見云稽神錄載
一事亦以爲回徐鉉失於不審也

侍從官

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爲侍從官令文所載
也紹興三十一年元顏亮死于廣陵車駕將幸
建康從官列銜上奏乞同班入對時湯岐公以
大觀文爲行官留守寄聲欲聯名衆以名位不
同爲辭岐公曰思退亦侍從也然竟不克從紹
熙二年吏部鄭尚書僑上章乞薦士詔令在內
近臣臺諫在外侍從各舉六人堪充朝士者吏
部遍牒但及內任從官與在外待制以上而前

宰相執政皆不預安有從官得薦人而舊弼乃不然有司之失也

存亡大計

國家大策係於安危存亡方變故交切幸而有智者陳至當之謀其聽而行之當如捧漏甕以沃焦釜而愚荒之主暗於事幾且惑於諛佞孱懦者之言不旋踵而受其禍敗自古非一也曹操自將征劉備田豐勸袁紹襲其後紹辭以子疾不行操征烏戎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

後皆爲操所滅唐兵征王世充於洛陽竇建德自河北來救太宗屯虎牢以扼之建德不得進其臣凌敬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關中駭震則鄭圍自解諸將曰凌敬書生何爲知戰事其言豈可用建德乃謝敬其妻曹氏又勸令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不憂不解建德亦不從引衆合戰身爲人擒國隨以滅唐莊宗旣

取河北屯兵朝城梁之君臣謀數道大舉令董
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
兵寇鎮定王彥章以禁軍攻鄆州段凝以大軍
當莊宗莊宗聞之深以爲憂而段凝不能臨機
決策梁主又無斷遂以致亡石敬瑭以河東叛
耶律德光赴救敗唐兵而圍之廢帝問策於羣
臣時德光兄贊華因爭國之故亡歸在唐吏部
侍郎龍敏請立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
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虜必有
內顧之慮然後選募精銳以擊之此解圍一筭
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
遂以亡皇家靖康之難胡騎犯闕孤軍深入後
無重援亦有出奇計乞用師擣燕者天未悔禍
噬臍弗及可勝歎哉

唐人詩不傳

韓文公送李礎序云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
百篇傳詠於時又盧尉墓誌云君能爲詩自少
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

止用以資爲詩任登封尉盡寫所爲詩投留守
鄭餘慶鄭以書薦於宰相觀此則李盧二子之
詩多而可傳又裴迪與王維同賦輞川諸絕載
於維集此外更無存者杜子美有寄裴十詩云
知君苦思緣詩瘦乃迪也其能詩可知今考之
唐史藝文志凡別集數百家無其書其姓名亦
不見於他人文集諸類詩文中亦無一篇白樂
天作元宗簡集序云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
五百九至悼其死曰遺文三十軸軸金玉聲
可惜也

秦誓四語

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
氏傳所引者杜預輒注爲逸書劉向說苑臣術
篇一章云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
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
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

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奏議曰夫附下周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于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爲證今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今不復可考

重陽上巳改日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附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爲未盡也唯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即重陽之語故記其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

云

田宅契券取直

隋書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爲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爲常以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勸雖以此爲辭其實利在侵削也今之牙契投稅正出於此田宅所係者大奉行唯謹至於奴婢馬牛雖著於令甲民不

復問然官所取過多并郡邑導行之費蓋百分用其十五六又皆買者獨輸故爲數多者率隱減價直賒立歲月坐是招激訐訴頃嘗因奏對上章乞蠲其半使民不作僞以息爭則自言者必多亦以與爲取之義旣下有司而戶部引條制沮其說

公子奚斯

閔宮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其辭只謂奚斯作廟義理甚明鄭氏之說亦云作姜嫄廟也而

揚子法言乃曰正考甫嘗晞尹吉甫公子奚斯
晞正考甫宋咸注文以謂奚斯慕考甫而作魯
頌蓋子雲失之於前而宋又成其過耳故吳祕
又巧爲之說曰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而
奚斯能作閔公之廟亦晞詩之教也而魯頌美
之於義迂矣司馬溫公亦以謂奚斯作閔宮之
詩兼正考甫只是得商頌於周大師耳初非自
作也班固王延壽亦云奚斯頌魯後漢曹褒曰
奚斯頌魯考甫詠商注引薛君韓詩傳云是詩
公子奚斯所作皆相承之誤

唐藩鎮幕府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
置爲重觀韓文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赴河陽
幕序可見禮節然其職甚勞苦故亦或不屑爲
之杜子美從劔南節度嚴武辟爲參謀作詩二
十韻呈嚴公云胡爲來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縛
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簡遂忽忽
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

微躬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而其題曰遣悶
意可知矣韓文公從徐州張建封辟爲推官有
書上張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節
目十餘事來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
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若此者非愈
之所能也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盡辰
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苟
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杜韓之旨大略
相似云

文中子門人

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正觀時知名卿相而無
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徃徃致疑其最所
稱高第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
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爲明白
收以父道衡不得死於隋不肯仕聞唐高祖興
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
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
丁丑爲大業十三年又爲義寧元年戊寅爲武

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爲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旣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次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爲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予按淹以正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卽

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爲阮逸所作如所謂薛收元經傳亦非也

晉燕用兵

萬事不可執一法而兵爲甚晉文公圍曹攻門者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言若將發冢者師遷焉曹人兇懼因其兇而攻之遂入曹燕將騎劫攻齊即墨田單縱反閒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軍乃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

怒自十倍已而果敗燕軍觀晉燕之所以用計則同而其成敗頓異者何邪晉但舍於墓陽爲若將發冢故曹人懼而燕真爲之以激怒齊人故爾

李衛公帖

李衛公在朱崖表第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有書答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

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卹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徃徃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若饑唯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衰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第按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在三年蓋到崖纔十餘月爾而窮困苟生已如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旣發之

後旋踵下世也。當是時宰相皆其怨仇，故雖骨肉之親，平生之舊，皆不敢復通音問。而某侍郎至於再遣專使，其爲高義絕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此帖藏禁中，後出付祕閣。今勒石于道山堂西。紹興中趙忠簡公亦謫朱崖，士大夫畏秦氏如虎，無一人敢輒寄聲。張淵道爲廣西帥，屢遣兵校持書及藥石酒麪爲餽。公嘗答書云：「鼎之爲已爲人，一至於此，其述酸寒苦厄之狀，略與衛公同。旣而亦終於彼，手札今尚存于張氏。」姚崇曾孫勗爲李公厚善，及李譖逐，擿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旣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勗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爲厚薄。其某侍郎之徒與。

王孫賦

王延壽王孫賦載於古文苑，其辭有云：「顏狀類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謂猴也。」乃知杜詩「顏狀老翁爲蓋」出諸此。

漢郡國諸官

西漢鹽鐵膳羞陂湖工服之屬郡縣各有司局
幹之其名甚多然居之者罕嘗見於史傳今略
以地理志所載言之凡鐵官三十八鹽官二十
九工官九皆不暇紀其處自餘若京兆有船司
空爲主船官太原有桐馬官主牧馬元名家遼
馬官東有牧師官交趾有羞官南郡有發弩官嚴道
有木官丹陽有銅官桂陽有金官南海有滙浦
官南郡江夏有雲夢官九江有陂官湖官胸忌
魚復有橘官鄱陽黃金采主采金亦有官在內
百數

漢獄名

則奉常之均官食官司農之幹官少府之大官
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如是者蓋以
漢以廷尉主刑獄而中都他獄亦不一宗正屬
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別火令丞郡邸獄少
府有若盧獄令考工共工獄執金吾有寺互都
船獄又有上林詔獄水司空掖受祕獄暴室請
室居室徒官之名張湯傳蘇林曰漢儀注獄二

十六所東漢志云孝武帝所置世祖皆省之東漢洎唐雖鞫囚非一處然不至如是其多國朝但有大理及臺獄元豐紹聖間蔡確章子厚起同文館獄之類非故事也

容齋續筆卷第一

容齋續筆卷第二 十八則

權若訥馮澥

唐中宗既流殺五王再復武氏陵廟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爲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削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制書一事以上竝依正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欽宗在位懲王安石蔡京之誤國政事悉以仁宗爲法左諫議大夫馮澥上言仁宗皇帝陛下之

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孫之心寧有厚薄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劣等差自有公論願無作好惡允執厥中則是非自明矣詔榜朝堂侍御史李光駿之不聽復爲右正言崔鷗所擊宰相不復問而遷漕吏部侍郎按若訥與漕兩人議論操持絕相似蓋漕在崇寧中首上書乞廢元祐皇后自選人除寺監丞其始終大節不論可見建炎初元乃超居政地公議憤之

歲旦飲酒

今人元日飲屠酥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固有來處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日於獄中飲酒曰正旦從小起時鏡新書晉董勛云正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初學記載四民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小者起先唐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

酒合誰先白又有歲假內命酒一篇云歲酒先
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顧况云不覺老將
春共至更悲携手幾人全還丹寂寞羞明鏡手
把屠蘇讓少年裴夷直云自知年幾偏應少先
把屠蘇不讓春儻更數年逢此日還應惆悵羨
他人成文幹云戴星先捧祝堯觴鏡裏堪驚兩
鬢霜好是燈前偷失笑屠蘇應不得先嘗方干
云纔酌屠蘇定年齒坐中皆笑鬢毛斑然則尚
矣東坡亦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
蘇其義亦然

存歿絕句

杜子美有存歿絕句二首云席謙不見近彈碁
畢曜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
幾人悲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
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驂騮每篇一存一
歿蓋席謙曹霸存畢鄭歿也黃魯直荆江亭即
事十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
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

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近歲新安胡仔著
漁隱叢話謂魯直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蓋取法
於少陵遂引此句實失於詳究云

湯武之事

湯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漢轅固黃生爭辯
最詳黃生曰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曰不然桀
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
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
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今桀紂雖失

道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反因過而誅之非
殺而何景帝曰食肉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言
學者毋言湯武受命未爲愚遂罷顏師古注云
言湯武爲殺是背經義故以馬肝爲喻也東坡
志林云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伯
夷叔齊不食周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
矣至孟軻始亂之使當時有良史南巢之事必
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湯武仁人也必將
爲法受惡可謂至論然予竊考孔子之序書明

言伊尹相湯伐桀成湯放桀于南巢武王伐商
武王勝商殺受各蔽以一語而大指皦如所謂
六藝折衷無待於良史復書也

張釋之傳誤

漢書紀傳志表矛盾不同非一然唯張釋之爲
甚本傳云釋之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
所知名欲免歸中郎將袁盎惜其去請徙補謁
者後拜爲廷尉逮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而百
官公卿表所載文帝即位三年釋之爲廷尉至
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
帝乃立而張毆爲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
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張于二廷尉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人
自以不冤此漢史所稱也兩人在職皆十餘年
周勃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
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使以公主爲證太
后亦以爲無反事乃得赦出釋之正爲廷尉不

能救但申理犯蹕盜環一二細事耳楊惲爲人告驕奢不悔過下廷尉案驗始得所予孫會宗書定國當惲大逆無道惲坐要斬惲之罪何至於是其徇主之過如此傳所謂決疑平法務在哀矜者果何爲哉

漢唐置郵

趙充國在金城上書言先零罕羌事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其計按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徃反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臣

而自上書至得報首尾纔七日唐開元十年八月巳卯夜權楚璧等作亂時明皇幸洛陽相去八百餘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宣慰首尾纔三日置郵傳命旣如此其速而廷臣共議蓋亦未嘗淹久後世所不及也

龍且張步

韓信擊趙李左車勸陳餘勿與戰餘曰今如此避弗擊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遂與信戰身死國亡是時信方爲漢將始攻下魏代威聲猶

未暴白陳餘易之尚不足訝及滅趙服燕則關東六國既定其四矣信伐齊楚使龍且來救或言漢兵不可當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不足畏也何爲而止一戰而沒項隨以亡耿弇討張步斬其大將軍費邑走邑之弟敢進攻西安臨淄拔其城又走其弟藍勢如破竹先是弇已破尤來大槍延岑彭寵富平獲索矣時步所盜齊地大半爲弇所得然步猶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弇兵少

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摧乎竟出兵大戰兄弟成擒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龍且張步豈復識此哉梁臨川王宏伐魏魏元英禦之宏停軍不前魏人勸英進據洛水英曰蕭臨川雖駛其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宏卒敗退英之識見非前人可比也然遂進軍圍鍾離魏邢巒以爲不可魏主召使還英表稱必克爲曹景宗韋叡所挫失亡二十餘萬人智於前而昧於後爲可恨耳

義理之說無窮

經典義理之說最爲無窮以故解釋傳疏自漢至今不可槩舉至有一字而數說者姑以周易革卦言之巳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輔嗣以降大抵謂即日不孚巳日乃孚巳字讀如矣音蓋其義亦止如是耳唯朱子發讀爲戊巳之巳予昔與易僧墨壘論及此問之曰或讀作巳音紀日如何瑩曰豈唯此也雖作巳音似日亦有義乃言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巳然後爲庚庚者革也故

巳日乃孚猶云從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巳六陽數極則變而之陰於是爲午故巳日乃孚猶云從此而變也用是知好奇者欲穿鑿附會固各有說云

開元五王

唐明皇兄第五王兄申王撝以開元十二年寧王憲弟王守禮以二十九年弟岐王範以十四年薛王業以二十二年薨至天寶時已無存者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

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闕風李商隱詩云
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皆失之也

巫蠱之禍

漢世巫蠱之禍雖起於江充然事會之來蓋有
不可曉者武帝居建章宮親見一男子帶劍入
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搢劍走逐之
弗獲上怒斬門候閉長安城門大索十一日巫
蠱始起又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已乃
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此兩事可謂

異矣木將腐蠱實生之物將壞蟲實生之是時
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殺李陵所謂法令無常大
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由心術既荒隨念招妄
男子木人之兆皆迷不復開則謫見於天鬼瞰
其室禍之所被以妻則衛皇后以子則戾園以
兄子則屈釐以女則諸邑陽石公主以婦則史
良娣以孫則史皇孫骨肉之酷如此豈復顧他
人哉且兩公主實衛后所生太子未敗數月前
皆已下獄誅死則其母與兄豈有全理固不待

於江充之譖也

唐詩無諱避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爲罪如白樂天長恨歌諷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詞始末皆爲明皇而發杜子美尤多如兵車行前後出塞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悲陳陶哀江頭麗人行悲青阪公孫舞劔器行終篇

皆是其他波及者五言如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姒是時妃嬪戮連爲糞土叢中宵焚九廟雲漢爲之紅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涕潺湲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肉樂王母獻宮桃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固無牽白馬幾至著青衣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兵氣

凌行在妖星下直廬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鬪雞初賜錦舞馬更
登牀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殿瓦鴛鴦圻宮
簾翡翠虛七言如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
上爲忙天子不在咸陽宮得不哀痛塵再蒙曾
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要路何日罷
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蠻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
遠救朔方兵如此之類不能悉書此下如張祜
賦連昌宮元日仗千秋樂大酺樂十五夜燈熱
戲樂上巳樂邠王小管李謨笛退宮人玉環琵琶
春鶯囀寧哥來容兒鉢頭邠娘羯鼓耍娘歌
悖挈兒舞華清宮長門怨集靈臺阿鴈湯馬嵬
歸香囊子散花樓雨霖鈴等三十篇大抵詠開
元天寶閒事李義山華清宮馬嵬驪山龍池諸
詩亦然今之詩人不敢爾也

李晟傷國體

將帥握重兵居闔外當國家多事時其奉上承
命尤當以恭順爲主唐李晟在德宗朝破朱泚

復長安功名震耀蓋社稷宗臣也然嘗將神策軍戍蜀及還以營妓自隨節度使張延賞追而返之由是有隙晟既立大功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乃止後歲餘上命韓滉諭旨於晟使釋怨滉因使晟表薦延賞遂爲相然則輔相之拜罷皆大將得制之其傷國體甚矣德宗猜忌刻薄渠能釋然晟之失兵柄正緣此耳國學武成王廟本列晟於十哲乾道中有旨退於從祀壽皇聖意豈非出此乎

元和六學士

白樂天分司東都有詩上李留守相公其序言公見過池上汎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後兩聯云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此詩蓋與李絳者其詞正紀元和二年至六年事予以其時考之所謂五相者裴垪王涯杜元穎崔羣及絳也紹興二十八年三月予入館明年八月除吏部郎官一時同舍祕書丞虞雍公并甫著作郎陳魏公應求祕

書郎史魏公直翁按書郎王魯公季海皆至宰相汪莊敏公明遠至樞密使恩數與宰相等甚類元和事云

二傳誤後世

自左氏載石碣事有大義滅親之語後世援以爲說殺子孫害兄弟如漢章帝廢太子慶魏孝文殺太子恂唐高宗廢太子賢者不可勝數公羊書魯隱公威公事有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語後世援以爲說廢長立少以妾爲后妃如漢哀帝尊傅昭儀爲皇太后光武廢太子彊而立東海王陽唐高宗廢太子忠而立孝敬者亦不可勝數

卜子夏

魏文侯以卜子夏爲師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正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爲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爲大夫二十二年而爲侯又十

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
歲矣方爲諸侯師豈其然乎

父子忠邪

漢王氏擅國王章梅福嘗言之唯劉向勤勤懇
懇上封事極諫至云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
亦且不並立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
祚移於外親降爲卑隸爲後嗣憂昭昭甚明其
言痛切如此而子歆乃用王莽舉爲侍中爲莽
典文章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名皆

所共謀馴致攝篡卒之身亦不免魏陳矯事曹
氏三世爲之盡忠明帝憂社稷問曰司馬懿忠
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
也懿竟竊國柄至孫炎篡魏爲晉而矯之子騫
乃用佐命勲位極公輔晉郗愔忠於王室而子
超黨於桓氏爲溫建廢立之謀超死愔哀悼成
疾後見超書一箱悉與溫徃反密計遂大怒曰
小子死恨晚更不復哭晉史以爲有大義之風
向矯愔之忠如是三子不勝誅矣

蘇張說六國

蘇秦張儀同學於鬼谷而其從橫之辯如冰炭水火之不同蓋所以設心者異耳蘇欲六國合從以擯秦故言其疆謂燕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謂趙地亦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謂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韓卒之勇一人當百謂魏地方千里卒七十萬齊地方二千餘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楚

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至於張儀則欲六國爲橫以事秦故言其弱謂梁地方不過千里卒不過三十萬韓地險惡卒不過二十萬臨菑即墨非齊之有斷趙右肩黔巫非楚有易水長城非燕有然而六王皆聳聽敬從舉國而付之未嘗有一語相折難者彼皆長君持國之日久逮其臨事乃顧如桔槔隨人俯仰得不危亡幸矣哉且一國之勢猶一家也今夫主一家之政者較量生理名田若干頃歲收穀粟

若干、藝園若干畝、歲收桑麻若干、邸舍若干區、
爲錢若干、下至牛羊犬雞、莫不有數、自非童騃、
孱愚之人、未有不能件析而枚數者、何待於踈、
遠、游客爲吾借箸而籌哉、苟一以爲多、一以爲、
寡、將遂挈挈然舉而信之乎、鼂錯說景帝曰、高、
帝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
餘城、分天下半、以漢之廣、三國渠能分其半、此、
錯欲削諸侯、故盛言其大爾、膠西王將與吳反、
羣臣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爲叛逆、非計、
也是時反者、即吳楚諸齊、此膠西臣欲止王之、
謀、故盛言其小爾、二者視蘇張之言、疑若相似、
而用心則否、聽之者、惟能知彼知已、則善矣、

容齋續筆卷第三 十八則

一定之計

人臣之遇明主於始見之際圖事揆策必有一
定之計據以爲決然後終身不易其言則史策
書之足爲不朽東坡序范文正公之文蓋論之
矣伊尹起於有莘應湯三聘將使君爲堯舜之
君民爲堯舜之民卒之相湯伐夏俾厥后惟堯
舜格于皇天傳說在巖野爰立作相三篇之書
皎若星日雖史籍久遠不詳紀其行事而高宗

克鬼方伐荆楚嘉靖商邦禮陟配天載于易之
既濟書之無逸詩之商武商代之君莫盛焉罔
俾阿衡專美有商於是爲允蹈矣管仲以其君
霸商君基秦爲強雖聖門羞稱後世所賤然考
其爲政蓋未嘗一戾於始謀韓信勸漢祖任天
下武勇以城邑封功臣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
傳檄而定三秦下魏之後請北舉燕趙東擊齊
南絕楚糧道西會滎陽至於滅楚無一言不酬
鄧禹見光武於河北知更始無成說帝延攬英

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帝與定
計議終濟大業耿弇與光武同討王郎願歸幽
州益發精兵定彭寵取張豐還收富平獲索東
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常以爲落落難合而事竟
成諸葛亮論曹操挾天子令諸侯難與爭鋒孫
權據有江東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荊州用武之
國益州沃野千里勸劉備跨有荆益外觀時變
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及南方已定則表獎率
三軍北定中原已而盡行其說至於用師未戰

而身先死則天也。房喬杖策謁太宗爲記室，即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輔成大勳。至於爲相，號令典章盡出其手。雖數百年猶蒙其功。王朴事周世宗，當五季草創之際，上平邊策以爲唐失吳蜀，晉失幽并，當知所以平之之術。當今吳易圖，可撓之地二千里，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有也，旣得江北，江之南亦不難平。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候其便則一削以平之。世宗用其策，功未集而殂。至於國朝掃平諸方，先後次第皆不出朴所料。獨幽州之舉旣至城下，而諸將不能成功，若乃王安石顓國言聽計從，以身任天下之重，而師慕商鞅爲人苟可以取民者無不盡，遂詒後世之害，則在所不論也。

秋興賦

宋玉九辯詞云：僚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

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其語繼之曰送歸懷
慕徒之戀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
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惑之疚心遭一塗而難
忍蓋暢演厥旨而下語之工拙較然不侔也

太史慈

三國當漢魏之際英雄虎爭一時豪傑志義之
士礪礪落落皆非後人所能冀然太史慈者尤
爲可稱慈少仕東萊本郡爲奏曹吏郡與州有
隙州章劾之慈以計敗其章而郡得直孔融在

北海爲賊所圍慈爲求救於平原突圍直出竟
得兵解融之難後劉繇爲揚州刺史慈往見之
會孫策至或勸繇以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
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獨
與一騎卒遇策便前鬪正與策對得其兜鍪及
繇奔豫章慈爲策所執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
邪又稱其烈義爲天下智士釋縛用之命撫安
繇之子經理其家孫權代策使爲建昌都尉遂
委以南方之事督沿海昏至卒時纔年四十一

葬于新吳今洪府奉新縣也邑人立廟敬事乾道中封靈惠侯予在西掖當制其詞云神蚤赴孔融雅謂青州之烈士晚從孫策遂爲吳國之信臣立廟至今作民司命監一同之言狀擇二美以建侯庶幾江表之間尚憶神亭之事蓋爲是也

謚法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語出表記然不云起於何時今世傳周公謚法故自文王武王以來

始有謚周之政尚文斯可驗矣如堯舜禹湯皆名皇甫謚之徒附會爲說至於桀紂亦表以四字皆非也周王謚以一字至威烈正定益以兩而衛武公曰叡聖武公見於楚語孔文子曰正惠文子見於檀弓各三字意當時尚多有之唐諸帝謚經三次加冊由高祖至明皇皆七字其後多少不齊代宗以四字肅順憲以九字餘以五字唯宣宗獨十八字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國朝祖宗謚十六字

唯神宗二十字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
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蓋蔡京所定也

漢文帝受言

漢文帝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
刑其女緹縈年十四隨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爲
官婢以贖父刑罪帝憐悲其意即下令除肉刑
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議請定律當斬右止
者及棄市笞者杖背五百至三百亦多死徒有
輕刑之名實多殺人其三族之罪又不乘時建

明以負天子德意蒼敬可謂具臣矣史稱文帝
止輦受言今以一女子上書躬自省覽即除數
千載所行之刑曾不留難然則天下事豈復有
稽滯不決者哉所謂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蓋凡
囊封之書必至前也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云先帝天馬玉花
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
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

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廷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圜人太僕皆惆悵。讀者或不曉其旨，以爲畫馬奪真，圜人太僕所爲不樂，是不然。圜人太僕蓋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碼碯盤。婕妤傳詔才人索，亦此意也。

詩國風秦中事

周召二南，豳風皆周文武成王時詩，其所陳者秦中事也。所謂沼沚洲澗之水，蘋蘩藻荇之菜，疑非所有。旣化行江漢，故并江之永，漢之廣，率皆得言之歟。標有梅之詩，不注釋梅，而秦風終南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云梅栴也。箋云：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今之梅與栴異，亦非茂木。蓋毛鄭北人不識梅耳。若上林賦所引江離靡蕪，揭車蘘荷，蓀若蘋，茅之類，自是侈辭，過實與所謂八川東注太湖者等也。

詩文當句對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
蓋起於楚辭蕙烝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柁斲
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
此如王勃宴滕王閣序一篇皆然謂若襟三江
帶五湖控蠻荆引甌越龍光牛斗徐孺陳蕃騰
蛟起鳳紫電青霜鶴汀鳧渚桂殿蘭宮鍾鳴鼎
食之家青雀黃龍之軸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天
高地迴興盡悲來宇宙盈虛丘墟已矣之辭是

也于公異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堯舜禹湯之德
統元立極之君卧鼓偃旗養威蓄銳夾川陸而
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
鉦鼓龜兕作威風雲動色乘其跣藉取彼鯨鯢
自卯及酉來拒復攻山傾河泄霆鬪雷馳自北
徂南輿尸折首左武右文銷鋒鑄鏑之辭是也
杜詩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清江
錦石傷心麗嫩蘂濃花滿目斑書籤藥裹封蛛
網野店山橋送馬蹄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

有百家存大羊曾爛漫宮闕尚蕭條蛟龍引子
過荷芰逐花低干戈況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
滿頭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象牀玉手萬草
千花落絮遊絲隨風照日青袍白馬金谷銅駝
竹寒沙碧菱刺藤梢長年三老挨拖開頭門巷
荊棘底君臣豺虎邊養拙干戈全生麋鹿捨舟
策馬拖玉腰金高江急峽翠木蒼藤古廟杉松
歲時伏臘三分割據萬古雲霄伯仲之間指揮
若定桃蹊李徑梔子紅椒庾信羅含春來秋去

楓林橘樹復道重樓之類不可勝舉李義山一
詩其題曰當句有對云密邇平陽接上蘭秦樓
鴛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
乾但覺游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三星自
轉三山遠紫府程遙碧落寬其他詩句中如青
女素娥對月中霜裏黃葉風雨對青樓管絃骨
肉書題對蕙蘭蹊徑花鬚柳眼對紫蝶黃蜂重
吟細把對已落猶開急鼓踈鐘對休燈滅燭江
魚朔鴈對秦樹嵩雲萬戶千門對風朝露夜如

是者甚多

東坡明正

東坡明正一篇送于役失官東歸云子之失官有爲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按戰國策齊鄒忌謂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復問其妾與客皆言徐公不若君之美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東坡之幹旋蓋取諸此然四菩薩閣記云此畫乃先君之所嗜旣免喪以施浮圖惟簡曰此唐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者而况於余乎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而其末云軾之以是與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與初辭意蓋不同晚學所不曉也

臺諫不相見

嘉祐六年司馬公以修起居注同知諫院上章

乞立宗室爲繼嗣對畢詣中書略爲宰相韓公
言其旨韓公攝饗明堂殿中侍御史陳洙監祭
公問洙聞殿院與司馬舍人甚熟洙答以頃年
曾同爲直講又問近日曾聞其上殿言何事洙
答以彼此臺諫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此一
項溫公私記之甚詳然則國朝故實臺諫官元
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爲御史論陳恭公而范蜀
公以諫官與之爭元豐中又不許兩省官相往
來鮮于子駿乞罷此禁元祐中諫官劉器之梁
況之等論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無章
疏罷黜靖康時諫議大夫馮澥論時政失當爲
侍御史李光所駁今兩者合爲一府居同門出
同幕與故事異而執政祭祠行事與監祭御史
不相見云

執政四入頭

國朝除用執政多從三司使翰林學士知開封
府御史中丞進拜俗呼爲四入頭固有盡歷四
職而不用如張文定公

謂仁英朝至
神宗初始用王宣徽之

類者趙清獻公自成都召還知諫院大臣言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謂三司使開封府不爲諫官以是知一朝典章其嚴如此至若以權侍郎方受告即爲參樞如施鉅鄭仲熊者蓋秦檜所用云

無望之禍

自古無望之禍玉石俱焚者釋氏謂之劫數然固自有幸不幸者漢武帝以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

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獨郡邸獄繫者賴丙吉得生隋煬帝令嵩山道士潘誕合鍊金丹不成云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斬誕其後方士言李氏當爲天子勸帝盡誅海內李姓以煬帝之無道嗜殺人不當草莽而二說偶不行唐太宗以李淳風言女武當王已在宮中欲取疑似者盡殺之賴淳風諫而止以太宗之賢尚如此豈不云幸不幸哉

燕說

黃魯直和張文潛八詩其二云談經用燕說束
棄諸儒傳濫觴雖有罪末派瀾九縣大意指王
氏新經學也燕說出於韓非子曰先王有郢書
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遺燕相國
書者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
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者尚
明也尚明者舉賢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
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魯直以新學多穿鑿

故有此句

折檻行

杜詩折檻行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
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此篇
專爲諫爭而設謂婁師德宋璟也人多疑婁公
旣無一語何得爲直臣錢仲仲云朝有闕政或
婁公不語則宋公語但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璟
爲相時其亡久矣杜有祭房相國文言羣公閒
出魏杜婁宋亦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意爲明

皇帝也。婁氏別無顯人有聲開元閒，爲不可曉。
朱雲陳元達

朱雲見漢成帝，請斬馬劍，斷張禹首。上大怒曰：「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御史遂將雲去。辛慶忌叩頭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輯與集同，以謂補合也。以旌直臣。劉聰爲劉后起鷄儀殿，陳元達諫，聰怒，命將出斬之。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繞堂下樹，左右曳之不能動。劉氏

聞之，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園爲納賢園，堂爲媿賢堂，兩人之事甚相類。雲之免於死，由慶忌即時爭救之，故差易爲力。若元達之命在須臾，聞聰之急暴，且盛怒，何暇延留數刻而容劉氏得以草疏乎？脫使就刎其首，或令武士擊殺，亦可何恃於鎖腰哉？是爲可疑也。成帝不易檻，以旌雲直而不能命以一官，乃不若聰之待元達也。至今宮殿正中一閒橫檻，獨不施欄楯，謂之折檻，蓋自漢以來。

相傳如此矣

杜老不忘君

前輩謂杜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未嘗忘君今略紀其數語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如此之類非一

栽松詩

白樂天栽松詩云小松未盈尺心愛手自移蒼

然澗底色雲濕煙霏霏栽植我年晚長成君性遲如何過四十種此數寸枝得見成陰否人生七十稀予治園於鄉里乾道己丑歲正年四十七矣自伯兄山居手移穉松數十本其高僅四五寸植之雲壑石上擁土以為固不能保其必活也過二十年蔚然成林皆有干霄之勢偶閱白公集感而書之

烏鵲鳴

北人以烏聲為喜鵲聲為非南人聞鵲噪則喜

聞鳥聲則唾而逐之。至於弦琴挾彈擊使遠去。北齊書奚永洛與張子信對坐有鵲正鳴於庭。樹閒子信曰鵲言不善當有口舌事。今夜有喚必不得往。子信去後高儼使召之。且云勅喚永洛詐稱墮馬遂免於難。白樂天在江州答元郎中楊員外喜鳥見寄曰南宮鴛鴦地何忽鳥來止。故人錦帳郎聞鳥笑相視疑鳥報消息。望我歸鄉里我歸應待鳥頭白。慙愧元郎誤歡喜。然則鵲言固不善而鳥亦能報喜也。又有和元微

之大觜鳥一篇云老巫生姦計與鳥意潛通云此非凡鳥遙見起敬恭千歲乃一出喜賀主人翁此鳥所止家家產日夜豐上以致壽考下可宜田農按微之所賦云巫言此鳥至財產日豐宜主人一心惑誘引不知疲轉見鳥來集自言家轉孳專聽鳥喜怒信受若長離今之鳥則然也世有傳陰陽局鴉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略言凡占鳥之鳴先數其聲然後定其方位假如甲日一聲即是甲聲第二聲爲乙聲以十干數之

乃辨其急緩以定吉凶蓋不專於一說也

容齋續筆卷第三

容齋續筆卷第四

十七則

淮南守備



周世宗舉中原百郡之兵南征李景當是時周室方疆李氏政亂以之討伐云若易然而自二年之冬訖五年之春首尾四年至於乘輿三駕僅得江北先是河中李守正叛漢遣其客朱元來唐求救遂仕於唐樞密使查文徽妻之以女是時請兵復諸州即取舒和後以恃功偃蹇唐將奪其兵元怒而降周景械其妻欲戮之文徽

方執政表乞其命景批云只斬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竟斬于市郭廷謂不能守濠州以家在江南恐爲唐所種族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則知周師所以久者景法度猶存尚能制將帥死命故也紹興之季虜騎犯淮踰月之間十四郡悉陷予親見沿淮諸郡守盡掃府庫儲積分寓京口云預被旨許令移治是乃平時無虞則受極邊之賞一有緩急委而去之寇退則反了無分毫絀於吏議豈復肯以固守爲心也哉

周世宗

周世宗英毅雄傑以衰亂之世區區五六年間威武之聲震懾夷夏可謂一時賢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沒半歲國隨以亡固天方授宋使之驅除然考其行事失於好殺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徃徃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此其所短也薛居正舊史紀載翰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其子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爲勘斷帝大怒遣竇儀乘

駟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知州趙礪坐除名此事本只馬氏子一人遭殺何至於族誅二十四家其他可以類推矣太祖實錄實儀傳有此云史臣但歸咎於儀云

竇正固

竇正固漢隱帝相也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後范質用此官在中書乃歸洛陽常與編戶課役正固不能堪訴於留守向拱拱不聽熙寧初富

韓公爲相神宗嘗對大臣稱知河南府李中師治狀公以中師厚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中師銜其沮已及再尹河南富公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乃知君子失勢之時小人得易而侮之如向拱李中師輩固不乏也

鄭權

唐穆宗時以工部尚書鄭權爲嶺南節度使卿大夫相率爲詩送之韓文公作序言權功德可

稱道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舊唐史權傳云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爲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士所嗤又薛廷老傳云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以右拾遺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然則其爲人乃貪邪之士爾韓公以爲仁者何邪

黨錮牽連之賢

漢黨錮之禍知名賢士死者以百數海內塗炭其名迹章章者並載于史而一時牽連獲罪甘心以受刑誅皆節義之士而位行不顯僅能附見者甚多李膺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之子爲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籍苟安遂自表免歸高城人巴肅被收自載詣縣縣令欲解印綬與俱去肅不可范滂在征羌詔下急捕督郵吳道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自

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
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張儉亡命困迫遁
走所至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
復流轉東萊上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
篤謂曰張儉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
欽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
仁義歎息而去儉得免後數年上祿長和海上
言黨人錮及五族非經常之法由是自從祖以
下皆得解釋此數君子之賢知是東漢尚名節

斯其驗歟

漢代文書式

漢代文書臣下奏朝廷朝廷下郡國有漢官典
儀漢舊儀等所載然不若金石刻所著見者爲
明白史晨祠孔廟碑前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
朔七日巳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
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末云臣晨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死罪上尚書副言太傅太
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樊毅復華下民租碑前

後與此同無極山碑光和四年某月辛卯朔廿
二日壬子太常臣耽丞敏頓首上尚書末云臣
耽愚戇頓首頓首上尚書制曰可大尚讀為承
書從事其月十七日丁丑尚書令忠奏雒陽宮
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尚書令忠
下又云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太
常耽丞敏下常山相孔廟碑前云司徒臣雄司
空臣戒稽首言末云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

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陽宮元嘉三年三
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
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
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
司空府末云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
此碑有三公奏天子朝廷下郡國郡國上公府
三式始末詳備文惠公隸釋有之無極山祠事
以丁丑日奏雒陽宮是日下太常孔廟事以壬
寅日奏雒陽宮亦以是日下魯相又以見漢世

文書之不滯留也

資治通鑑

司馬公修資治通鑑辟范夢得爲官屬嘗以手帖論續述之要大抵欲如左傳敘事之體又云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爲唐高祖更不稱隋義寧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故此書用以爲法然究其所窮頗有窒而不通之處公意正以春秋定公爲例於未即位即書正月爲其元年然

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之事不得復係於昭故定雖未立自當追書兼經文至簡不過一二十字一覽可以了解若通鑑則不侔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便以爲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義寧後一卷則爲唐高祖蓋凡涉歷三卷而煬帝固存方書其在江都時事明皇後卷之首標爲肅宗至德元載至一卷之半方書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莊宗同光四年便係於天

成以爲明宗而卷內書命李嗣源討鄴至次卷首莊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便標爲晉高祖而卷內書石敬瑭反至卷末始爲晉天福凡此之類殊費分說此外如晉宋諸胡僭國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織悉必書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觀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無關於社稷治亂而周勃薨乃不

書及書漢章帝行幸長安進幸槐里岐山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宮又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卯還宮又書魏主七月戊子如魚池登青岡原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瀾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如此行役無歲無之皆可省也

弱小不量力

楚莊王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滅蕭楚伐莒莒人

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潰，遂入鄆。齊侯伐魯，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遂取龍。夫以齊楚之大，而莒一小國，蕭一附庸，龍一邊邑，方受攻之際，幸能囚執其人，強敵許以勿殺而退師，乃不度德量力，致怨於彼，至於亡滅，可謂失計。傳稱子產善相小國，使當此時，必有以處之矣。

田橫呂布

田橫既敗，竄居海島中。高帝遣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橫遂與二客詣雒陽。將至，謂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即自剄。橫不顧王侯之爵，視死如歸，故漢祖流涕稱其賢。班固以爲雄才，韓退之之道出其墓下，爲文以弔，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其英烈凜然，至今猶有生氣也。呂布爲曹操所縛。

將死之際乃語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
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
竟殺之布之材未必在橫下而欲忍恥事讐故
東坡詩曰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
蓋笑之也劉守光以燕敗爲晉王所擒旣知不
免猶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
自效此又庸奴下才無足責者

中山宜陽

戰國事雜出於諸書故有不可考信者魏文侯

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故任座云君得
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翟璜云中
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李克而趙世家書武靈
王以中山負齊之強侵暴其地銳欲報之至於
變胡服習騎射累年乃與齊燕共滅之遷其王
於膚施此去魏文侯時已百年中山不應旣亡
而復存且膚施屬上郡本魏地爲秦所取非趙
可得而置他人誠不可曉惟樂毅傳云魏取中
山後中山復國趙復滅之史記六國表威烈王

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周定王之孫西
周桓公之子此尤不然宜陽於韓爲大縣顯王
三十四年秦伐韓拔之故屈宜曰云前年秦拔
宜陽正是昭侯時歷宣惠王襄王而秦甘茂又
拔宜陽相去幾三十年得非韓嘗失此邑旣而
復取之乎

相六畜

莊子載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狗馬荀子
論堅白同異云曾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爲名

也史記褚先生於日者傳後云黃直丈夫也陳
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
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皆有高世絕人之
風今時相馬者聞有之相牛者殆絕所謂雞狗
彘者不復聞之矣劉向七畧相六畜三十八卷
謂骨法之度數今無一存

卜筮不同

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有龜從筮逆之說
禮記卜筮不相襲謂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

又卜以爲瀆龜筮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
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
長不如從長魯穆姜徙居東宮筮之遇艮之八
史曰是謂艮之隨杜預注云周禮大卜掌三易
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
之八史疑古易遇八爲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
爻得隨卦也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
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
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

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
死忌以五行爲主則曆卜諸家自古蓋不同矣
唐呂才作廣濟陰陽百忌曆世多用之近又有
三曆會同集蒐羅詳盡姑以擇日一事論之一
年三百六十日若泥而不通殆無一日可用也

日者

墨子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
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
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

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墨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記作日者列傳蓋本於此徐廣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直之日而殺其方龍不知其旨安在亦可謂恠矣

柳子厚黨叔文

柳子厚劉夢得皆坐王叔文黨廢黜劉頗飾非解謗而柳獨不然其答許孟容書云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百不一得一且快意更恣怨讟詆訶萬狀盡爲敵讐及爲叔文母劉夫人墓銘極其稱誦謂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詔禁中道合儲后獻可替否有康弼調護之勤訐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內贊謨畫不廢其位

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於堂知道之士
爲蒼生惜焉其語如此夢得自作傳云順宗即
位時有寒儻王叔文以善弈棋得通籍博望因
閒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叔文自言猛之後
有遠祖風唯呂溫李景儉柳宗元以爲信然三
子皆與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
道能以口辯移人旣得用其所施爲人不以爲
當上素被疾詔下內禪宮掖事祕功歸貴臣於
是叔文貶死韓退之於兩人爲執友至修順宗
實錄直書其事云叔文密結有當時名欲僥倖
而速進者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
蹤跡詭祕旣得志劉柳主謀議唱和采聽外事
及敗其黨皆斥逐此論切當雖朋友之義不能
以少蔽也

漢武心術

史記龜策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
端之學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數年之間太卜
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

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漢書音義以爲史遷沒後十篇闕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言辭鄙陋日者龜策列傳在焉故後人頗薄其書然此卷首言今

上即位則是史遷指武帝其載巫蠱之寃如是今之論議者略不及之資治通鑑亦棄不取使丘子明之惡不復著見此由武帝博采異端馴致斯禍儻心術趨於正當不如是之酷也

禁天高之稱

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政和中禁中外不許以龍天君王帝上聖皇等爲名字於是毛友龍但名友葉天

將但名將樂天作但名作句龍如淵但名句如淵衛上達賜名仲達葛君仲改爲師仲方天任爲大任方天若爲元若余聖求爲應求周綱字君舉改曰元舉程振字伯玉改曰伯起程瑀亦字伯玉改曰伯禹張讀字聖行改曰彥行蓋蔡京當國遏絕史學故無有知周事者宣和七年七月手詔以昨臣僚建請士庶名字有犯天王君聖及主字者悉禁旣非上帝名諱又無經據誚佞不根貽譏後世罷之

宣和冗官

宣和元年蔡京將去相位臣僚方疏官僚冗濫之敝大略云自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遷官論賞者五千餘人如辰州招弓弩手而樞密院支差房推恩者八十四人宛州陞爲府而三省兵房推恩者三百三十六人至有入仕纔二年而轉十官者今吏部兩選朝奉大夫至朝請大夫六百五十五員橫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員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

員小使臣二萬三千七百餘員選人一萬六千五百餘員吏員猥冗差注不行詔三省樞密院令遵守成法然此詔以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賞西陲誅討之功太師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樞密院鄧洵武各與一子官執政皆遷秩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廢格之京之罪惡至矣

容齋續筆卷第四

容齋續筆卷第五 十三則

秦隋之惡

自三代訖于五季爲天下君而得罪於民爲萬世所麾斥者莫若秦與隋豈二氏之惡浮於桀紂哉蓋秦之後即爲漢隋之後即爲唐皆享國久長一時論議之臣指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證是以其事暴白於方來彌遠彌彰而不可蓋也嘗試哀舉之張耳曰秦爲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

頭會箕斂重以苛法使父子不相聊張良曰秦
爲無道故沛公得入關爲天下除殘去賊陸賈
曰秦任刑法不變卒滅嬴氏王衛尉曰秦以不
聞其過亡天下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爭以
亟疾苛察相高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
天下土崩賈山借秦爲喻曰爲宮室之麗使其
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爲馳道之麗後世不
得邪徑而託足爲葬藪之麗後世不得蓬顆而
託葬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

財盡不能勝其求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天
下已壞而弗自知身死纔數月耳而宗廟滅絕
賈誼曰商君遺禮誼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
二歲秦俗日敗滅四維而不張君臣乖亂六親
殃戮萬民離叛社稷爲虛又曰使趙高傳胡亥
而教之獄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其視殺人若刈
草菅然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
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鼂錯曰秦發卒戍
邊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天下明知禍烈

及已也陳勝首倡天下從之如流水又曰任不肖而信讒賊民力罷盡矜奮自賢法令煩僭刑罰暴酷親踈皆危外內咸怨絕祀亡世董仲舒曰秦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又曰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羣盜並起死者相望而姦不息淮南王安曰秦使尉屠睢攻越鑿渠通道曠日引久發適戍以備之往者莫反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吾丘壽王曰秦廢王道立私義去仁恩而任刑戮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主父偃曰秦任戰勝之威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暴兵露師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死者相望天下始叛徐樂曰秦之末世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嚴安曰秦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爲

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意廣
心逸兵禍北結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
地進而不得退天下大畔滅世絕祀司馬相如
曰二世持身不謹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宗廟滅
絕伍被曰秦爲無道百姓欲爲亂者十室而五
使徐福入海欲爲亂者十室而六使尉佗攻百
越欲爲亂者十室而七作阿房之宮欲爲亂者
十室而八路温舒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
之吏是也賈捐之曰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天下

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劉向曰始皇葬於驪
山下錮三泉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
下苦其役而反之梅福曰秦爲無道削仲尼之
迹絕周公之軌禮壞樂崩王道不通張誹謗之
網以爲漢毆除谷永曰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
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劉歆曰燔經書殺
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
凡漢人之論秦惡者如此唐高祖曰隋氏以主
驕臣諂亡天下孫伏伽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

下薛收傳秦王平洛陽觀隋宮室歎曰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夸侈收曰後主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爲後世笑張元素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造乾陽殿伐木於豫章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乾陽畢功隋人解體魏證曰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又曰隋唯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爲此無限而至於亡方其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又曰恃其富強不虞後患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室臺榭是飾外示威重內行險忌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隕匹夫之手又曰文帝驕其諸子使至夷滅馬周曰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隋貯浴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陳子昂曰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疲生人之力中國之難起身死人手宗廟爲墟楊相如曰煬帝自恃其疆

不憂時政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
擲棄之吳兢曰煬帝驕矜自負以爲堯舜莫已
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
殺之自是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
鉗口帝不知也柳宗元曰隋氏環四海以爲鼎
跨九垓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沸湧灼爛
號呼騰蹈李珣曰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
故二世而亡凡唐人之論隋惡者如此

漢唐二武

東坡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
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美哉斯言漢之
武帝唐之武后不可謂不明而巫蠱之禍羅織
之獄天下塗炭后妃公卿交臂就戮後世聞二
武之名則憎惡之蔡確作詩用郝懿山上元間
事宣仁謂以吾比武后蘇轍用武帝奢侈窮兵
虛耗海內爲諫疏哲宗謂至引漢武上方先朝
皆以之得罪人君之立政可不監茲

玉川子

韓退之寄盧仝詩云王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
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
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
下窺瞰渾舍驚怕走折趾立召賊曹呼五百盡
取鼠輩尸諸市夫姦盜固不義然必有謂而發
非貪慕貨財則挑暴子女如玉川之貧至於鄰
僧乞米隔牆居者豈不知之若爲色而動窺見
室家之好是以一赤脚老婢隕命也惡少可謂
枉著一死予讀韓詩至此不覺失笑全集中有
所思一篇其略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
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夢
中醉卧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岬花
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
窓前疑是君則其風味殊不淺韓詩當亦含譏
諷乎

銀青階

唐自肅代以後賞人以官爵久而浸濫下至州
郡胥吏軍班校伍一命便帶銀青光祿大夫階

殆與無官者等。明宗長興二年，詔不得薦銀青階爲州縣官。賤之至矣。晉天福中，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爲十年以來，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節度州聽奏大將十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從之。馮拯之父俊，當周太祖時，補安遠鎮將，以銀青光祿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至本朝，端拱中，拯登朝，遇郊恩，始贈大理評事。予八世從祖師暢，暢子漢卿，卿子膺圖，在南唐時，皆得銀青階。至檢校尚書祭酒，然樂平縣帖之，全稱姓名，其差徭正與里長等。元豐中，李清臣論官制，奏言國朝踵襲近代，因循之弊，牙校有銀青光祿大夫階，卒長開國而有食邑，蓋爲此也。今除授蕃官，猶用此制。紹興二十八年，廣西經略司申安化三州蠻蒙全計等三百十八人，進奉乞補官，勲皆三班借差三班差使，悉帶銀青祭酒而等第加勲文。

安公在西垣爲之命詞

買馬牧馬

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綱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校得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程券食廩圍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又三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以就水草亦爲逐處之患因讀五代舊史云唐明宗問樞密使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嘆曰太祖在太原

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我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延光奏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爲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蓄只如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尚以爲騎士無所

施然則今雖純用步卒亦未爲失計也

杜詩用字

律詩用自字相字共字獨字誰字之類皆是實字及彼我所稱當以爲對故杜老未嘗不然今略紀其句于此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猿挂時相

學鷗行炯自如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此以自字對相字也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哀歌時自短醉舞爲誰醒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此以自字

對誰字也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正月鶯相見非時鳥共聞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病相親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此以共字獨字對相也

唐虞象刑

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始云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武帝詔亦云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

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髡犯宮者扉扉草屨也大辟者布衣無領其說雖未必然揚雄法言唐虞象刑惟明說者引前詔以證然則唐虞之所以齊民禮義榮辱而已不專於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而姦不息國朝之制減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徒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識之耳久而益多每郡牢城營其額常溢殆至十餘萬兇盜處之恬然蓋習熟而無所恥

也羅隱讒書云九人冠而一人髻則髻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髻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正謂是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則爲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可謂至言荀卿謂象刑爲治古不然亦正論也

崔常牛李

士大夫一時論議自各有是非不當一一按其平生賢否也常袞爲宰相唐德宗初立議羣臣喪服袞以爲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袞不能堪奏貶祐甫已而袞坐欺罔貶祐甫代之議者以祐甫之賢遠出袞右故不復評其事然揆之以理則袞之言爲然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欲因是擣西戎腹心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

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
兵彼若來責失信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
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
百維州何所用之文宗以爲然詔以城歸吐蕃
由是德裕怨僧孺益深議者亦以德裕賢於僧
孺咸謂牛李私憾不釋僧孺嫉德裕之功故沮
其事然以今觀之則僧孺爲得司馬溫公斷之
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

盜賊怨官吏

陳勝初起兵諸郡縣苦秦吏暴爭殺其長吏以
應勝晉安帝時孫恩亂東土所至醢諸縣令以
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隋大業末羣盜
蜂起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黃巢陷京師
其徒各出大掠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
得者皆殺之宣和中方臘爲亂陷數州凡得官
吏必斷齧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
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杭卒陳通爲逆每獲一
命官亦即梟斬豈非貪殘者爲吏倚勢虐民比

屋抱恨思一有所出久矣故乘時肆志人自爲怒乎

作詩先賦韻

南朝人作詩多先賦韻如梁武帝華光殿宴飲連句沈約賦韻曹景宗不得韻啓求之乃得競病兩字之類是也予家有陳後主文集十卷載王師獻捷賀樂文思預席羣僚各賦一字仍成韻上得盛病柄令橫映夏併鏡慶十字宴宣猷堂得迨格白赫易夕擲斥坼啞十字幸舍人省

得日謚一瑟畢訖橘質帙實十字如此者凡數十篇今人無此格也

后妃命數

左傳所載鄭文公之子十餘人其母皆貴胄而子多不得其死惟賤妾燕姑生穆公獨繼父有國子孫蕃衍盛大與鄭存亡薄姬入漢王宮歲餘不得幸其所善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爲言其故王即召幸之歲中生文帝自有子後希見及吕后幽諸幸姬不得出宮而薄氏以希見

故得從子之代爲代太后終之承漢大業者文帝也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飭侍者唐兒使夜往上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生長沙王發以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漢之宗室十有餘萬人而中興炎祚成四百年之基者發之五世孫光武也元帝爲太子所愛司馬良娣死怒諸娣妾莫得進見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五人虞侍太子后令旁長御問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彊應曰此中

一人可乃王政君也一幸有身生成帝自有子後希復進見然歷漢四世爲天下母六十餘載觀此四后妃者可謂承恩有限而光華啓佑與同輩遼絕政君遂爲先漢之禍天之所命其亦各有數乎徽宗皇帝有子三十六唯高宗皇帝再復大業顯仁皇后在宮掖時亦不肯與同列爭進甚類薄太后云

公爲尊稱

柳子厚房公銘陰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

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者曰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唐之最著者曰房公東坡墨君亭記云凡人相與稱呼者貴之則曰公范曄漢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嘗或紊如鄧禹稱鄧公吳漢稱吳公伏公湛宋公宏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是也三國亦有諸葛公司馬公顧公張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韓公富公范公歐陽公司馬公蘇公爲最著也

臺城少城

晉宋閒謂朝廷禁省爲臺故稱禁城爲臺城官軍爲臺軍使者爲臺使卿士爲臺官法令爲臺格需科則曰臺有求須調發則曰臺所遣兵劉夢得賦金陵五詠故有臺城一篇今人於他處指言建康爲臺城則非也晉益州刺史治大城蜀郡太守治少城皆在成都猶云大城小城耳

杜子美在蜀日賦詩故有東望少城之句今人於他處指成都爲少城則非也

容齋續筆卷第五

容齋續筆卷第六 十五則

嚴武不殺杜甫

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爲蜀道難者爲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爲忤初無

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爲然予按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甫集中詩凡爲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此猶是武在時語至哭其歸襯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蓋以自況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爲喻殆是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

王嘉薦孔光

漢王嘉爲丞相以忠諫忤哀帝事下將軍朝者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上可其奏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嘉對吏自言不能進賢退不肖吏問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不能進嘉死後上覽其對思嘉言復以光爲丞相按嘉之就獄由光逢君之惡而嘉

且死尚稱其賢嘉用忠直隕命名章一時然亦可謂不知人矣光之邪佞鬼所唾也奴事董賢協媚王莽爲漢蝨虻尚得爲賢也哉

朱溫三事

義理所在雖盜賊凶悖之人亦有不能違者劉仁恭爲盧龍節度使其子守文守滄州朱全忠引兵攻之城中山食盡使人說以早降守文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

攻其後還師悉焚諸營資糧在舟中者鑿而沉之守文遺全忠書曰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爲煙沉之爲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爲之留數困滄人賴以濟及篡唐之後蘇循及其子楷自謂有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全忠薄其爲人以其爲唐鴟梟賣國求利勒循致仕斤楷歸田里宋州節度使進瑞麥省之不懌曰宋州今年水災百姓不足何用此爲遣中使詰責之縣令除名此三事在他人爲不足道於全

忠則爲可書矣所謂憎而知其善也

文字潤筆

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月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駟隨劔几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斯六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

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蓋笑之也韓愈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劉义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公鼎俟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

書又撰進之後例得貶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買然天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萬緡詣韋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爲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旣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與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予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徃反再三訖不得已回

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柳玘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玘曰若以潤筆爲贈即不敢從命本朝此風猶存唯蘇坡公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謂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也此外趙康靖公滕元發二銘乃代文定所爲者在翰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亦辭不作曾子開與彭器資爲執友彭之亡曾公作銘彭之子以金帶縑帛爲

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子皇懼而止此帖今藏其家

漢舉賢良

漢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是時對者百餘人帝獨善莊助對擢爲中大夫後六年當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於是董仲舒等出焉資治通鑑

書仲舒所對爲建元按策問中云朕親耕籍田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對策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必非即位之始年也

戊爲武

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爲務非也吳中術者又稱爲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語多曰武朱温父名誠以戊類成

字故司天諳之耳

怨耦曰仇

左傳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注云自古有此言按許叔重說文於速字上引虞書曰方速孱功又曰怨匹曰速然則出於虞書今亡矣以鳩儻爲速孱以耦爲匹以仇爲速其不同如此而儻字下所引乃曰旁救儻功自有二說旻字下引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藝字下引虞書雉藝今皆無此

說文與經傳不同

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撫逐書十數條以示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土爲艸木麓乎地服牛乘馬爲備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爲若夤其文蔚也爲斐也乘馬班如爲驢如天地網緼爲天地壹壹繻有衣袽爲需有衣絮書晉卦爲晉巽爲翼良爲艮所引書帝乃殂落爲勛乃殂竄三苗

為寡

塞也音倅

三苗勿以儉人為諛人

諛問也

在後之

侗為在夏后之訶尚不忌于凶德為上不替峙

乃糗糧為餼糧教胄子為教育子百工營求為

負求至於屬婦為媪婦

媪音鄒妊身也

有疾弗豫為有

疾不忿我之弗辟為不僻截截論言為戔戔巧

言又圜圜升雲半有半無獮有爪而不敢以擻

及以相陵慊維緇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

也所引詩既伯既禱為既禡既禡新臺有泚為

有泚焉得諼草為安得憲艸墻有茨為有薺棘

人欒欒為欒欒江之永矣為美矣得此戚施為

醜黽伐木許許為所所儻儻俟俟為伾伾俟俟

嘽嘽駱馬為疹疹赤烏几几為已已又為擊擊

音民之方殿屎為方唸呶混夷駮矣為犬夷呶

矣陶復陶穴為陶覆地室也室其會如林為其旌國

步斯頻為斯曠滌滌山川為薇薇論語荷蕢為

荷吏褻裘為結衣又有跂予之足一句孟子源

源而來為諛諛

音願徐也

接淅為澆淅

澆其兩切乾漬米也

左

傳危涼為捄涼芟夷為發

音潑

夷圭竇為圭窬澤

之萑蒲為澤之目禁苑也袁甸兩牡為中佃一

轅楠柎藉幹為楠部薦幹公羊闖然為覘然失覘

冉切暫見也國語觥飯不及壺飧為佻飯不及一食

如此者甚多

周亞夫

漢景帝即位三年七國同日反吳王至稱東帝天下震動周亞夫一出即平之功亦不細矣而訖死於非罪景帝雖未為仁君然亦非好殺卿大夫者何獨至亞夫而忍為之竊嘗原其說亞

夫之為人班馬雖不明言然必悻直行行者方其將屯細柳祇以備胡且近在長安數十里間非若出臨邊塞與敵對壘有呼吸不可測知之事今天子勞軍至不得入及遣使持節詔之始開壁門又使不得驅馳以軍禮見自言介冑之士不拜天子改容稱謝然後去是乃王旅萬騎乘輿黃屋顧制命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帝尊習與性成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見於辭氣之間以是隕

命其可惜也秦王猛伐燕圍鄴符堅自長安赴之至安陽猛潛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猛之識慮視亞夫有間矣

煬王煬帝

金酋元顏亮隕於廣陵葛王褒已自立於是追廢爲王而謚曰煬邁奉使之日實首聞之接伴副使祕書少監王補言及此云北人戲誚之曰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及歸覲德壽宮奏其事

高宗天顏甚悅曰亮去歲南牧已而死歸人皆以爲類符堅唯吾獨云似隋煬帝其死處旣同今得謚又如此豈非天乎此段聖語當不見於史錄故竊志之

鄭莊公

左傳載諸國事於第一卷首書鄭莊公自後紀其所行尤詳然每事必有君子一說唯詛射穎考叔以爲失政刑此外率稱其善杜氏注文又從而獎與之按莊公爲周卿士以平王貳於虢

而取王子爲質以威王畀號公政而取溫之麥
取成周之禾以王奪不使知政忿而不朝拒天
子之師射王中肩謂天子不能復巡守以泰山
之祊易許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至有城潁及
泉之誓是其事君事親可謂亂臣賊子者矣而
曾無一語以貶之書姜氏爲母子如初杜注云
公雖失之於初而孝心不忘故考叔感而通之
書鄭伯以齊人朝王曰禮也杜云莊公不以號
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書息侯伐鄭曰不度德

杜云鄭莊賢書取郕與防歸于魯曰可謂正矣
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書使許叔
居許東偏曰於是乎有禮度德而處量力而行
相時而動可謂知禮書周鄭交惡曰信不由中
質無益也是乃以天子諸侯混爲一區無復有
上下等威之辨射王之夜使祭足勞王杜云鄭
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此段尤爲悖理唯公羊
子於克段于鄆之下書曰大鄭伯之惡爲得之

百六陽九

史傳稱百六陽九爲厄會以曆志考之其名有
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
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
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
八十歲則值其一今人但知陽九之厄云經歲
者常歲也

左傳易筮

左傳所載周易占筮大抵只一爻之變未嘗有
兩爻以上者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初九變也成

季將生遇大有之乾六五變也晉嫁伯姬遇歸
妹之睽上六變也晉文公迎天子遇大有乃九
三變而之睽叔孫莊叔生子豹遇明夷乃初九
變而之謙崔杼娶妻遇困乃六三變而之大過
南蒯作亂遇坤乃六五變而之比趙鞅救鄭遇
泰乃六五變而之需占者即演而爲說然崔杼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叔孫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殆若專爲二子所作也唯陳厲公生敬仲遇觀
之否周史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

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杜氏注云：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子謂此正是用中爻取義。前書論之詳矣。又有相與論事，不假著占，而引卦以言者，如鄭公子曼滿欲爲卿，王子伯廖曰：周易有之，在豐之離。晉先穀違命進師，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楚王忭侈，子大叔曰：在復之頤。但以爻辭合其所行之事耳。至於爲嬴敗姬，伐齊則可，等語，自是一時探賾索隱，非後人所可到也。衛襄公生子，孔成子占之，亦遇屯之比，與畢萬同。雖史朝與辛廖之言，則異然，皆以利建侯爲主。

鍾繇自劾

漢建安中，曹操以鍾繇爲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詔召河東太守王邑，而拜杜畿爲太守，郡掾詣繇求留邑。繇不聽。邑詣許，自歸。繇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

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旣舉文書，操彈失理，輕慢憲度，不與國同心。爲臣不忠，大爲不敬。臣請法車召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土，臣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伏須罪誅。詔不許。予觀近時士大夫自劾者，不過云乞將臣重行竄黜，闔門待罪而已。如繇此章，蓋與爲他人所糾亡異也。豈非身爲司隸，職在刺舉，故如是乎。

大義感人

理義感人心，其究至於浹肌膚而淪骨髓，不過語言造次之間，初非有怪奇卓詭之事也。楚昭王遭吳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竟以復國。漢高祖入關，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已而項羽所過殘

滅民大失望。劉氏四百年基業定於是矣。唐明
皇避祿山亂，至扶風，士卒頗懷去就。流言不遜，
召入諭之曰：「朕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
其鋒。卿等倉卒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朕甚愧
之。今聽各還家，朕獨與子弟入蜀。今日與卿等
訣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衆皆哭曰：
死生從陛下，自是流言遂息。賊圍張巡於雍丘，
大將勸巡降，巡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
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而斬之，士心益

勸。河北四凶稱王，李抱真使賈林說王武俊，託
爲天子之語曰：「朕前事誠誤，朋友失意，尚可謝
況朕爲四海之主乎？」武俊卽首唱從化。及奉天
詔下，武俊遣使謂田悅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
綏我，何得不悔過而歸之？」王庭湊盜據成德，韓
愈宣慰，庭湊拔刃弦弓以逆。及館羅甲士於廷，
愈爲言安史以來逆順禍福之理，庭湊恐衆心
動，麾之使出，訖爲藩臣。黃巢僞赦至，鳳翔節度
使鄭畋不出樂奏，將佐皆哭。巢使者怪之，幕客

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
泣眛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
旋起兵率倡諸鎮以復長安田悅以魏叛喪師
遁還亦能以語言動衆心誓同生死乃知陸贄
勸德宗痛自咎悔以言謝天下制書所下雖武
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識者知賊不足平凡此
數端皆異代而同符也國家靖康建炎之難極
矣不聞有此何邪

容齋續筆卷第六

容齋續筆卷第七 十七則

田租輕重

李惺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一夫治田百
畝歲收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
三十五石蓋十一之外更無他數也今時大不
然每當輸一石而義倉省耗別爲一斗二升官
倉明言十加六復於其間用米之精麤爲說分
若干甲有至七八甲者則數外之取亦如之庾
人執槩從而輕重其手度二石二三斗乃可給

至於水脚頭子市例之類其名不一合爲七八百錢以中價計之并僦船負擔又須五斗殆是一而取三以予所見唯會稽爲輕視前所云不能一半也董仲舒爲武帝言民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而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謂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三十及二十倍也又云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言下戶貧民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今吾鄉俗正如此目爲主客分云

女子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旣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謂一月之中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戰國策甘茂亡秦出關遇蘇代曰江上之貧女與富人女會績而無燭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以是知三代之時民風和厚勤樸如此非獨女子也男子亦然豳

風晝爾于茅宵爾索綯言晝日往取茅歸夜作
綯索以待時用也夜者日之餘其爲益多矣

淮南王

漢淮南厲王死民作歌以諷文帝曰一尺布尚
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史漢
所書也高誘作鴻烈解敘及許叔重注文其辭
乃云一尺縉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
不能相容殊爲不同後人但引尺布斗粟之喻
耳厲王子安復爲王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爲

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
仙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內二十一篇淮
南外三十三篇列於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
蓋內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
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敘以爲蘇飛李尚左吳
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唯左吳雷
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蓋爲安所斥而亡之長
安上書者疑不得爲賓客之賢也

薛國久長

左傳載魯哀公大夫云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漢公孫卿語武帝云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按王制所紀九州凡千七百七十有三國多寡殊不侔以環移之一君會朝所將吏卒姑以百人計之則萬國之衆當爲百萬塗山之下將安所歸宿乎其爲衡言無可疑者所謂存者數十考諸經傳可見者唯薛耳薛之祖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自此受封歷商及周末始爲宋偃王所滅其享國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薛壤地褊小以詩則不列於國風以世家則不列於史記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視同齊邾杞滕鄆獨未嘗受大國侵伐則其爲邦亦自有持守之道矣

建除十二辰

建除十二辰史漢曆書皆不載日者列傳但有建除家以爲不吉一句惟淮南鴻烈解天文訓篇云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

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今會元官曆每月逢建平破收日皆不用以建爲月陽破爲月對平收隨陰陽月遞互爲魁罡也酉陽雜俎夢篇云周禮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今注無此語正義曰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今不知何書所載但又以十干爲破未之

前聞也

俗語筭數

三三如九三四十二二八十六四四十六三九二十七四九三十六六六三十六五八四十五九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皆俗語筭數然淮南子中有之三十七二十一蘇秦說齊王之辭也漢書律曆志劉歆典領鐘律奏其辭亦云八八六十四杜預注左傳天子用八云八八六十四人又六六三

十六人四四十六人如淳孟康晉灼注漢志亦有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八六十四等語

佞文用事

唐順宗即位抱疾不能言王伾王叔文以東宮舊人用事政自己出即日禁宮市之擾民五坊小兒之暴閭巷罷鹽鐵使之月進出教坊女伎六百還其家以德宗十年不下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不復敘用即追陸贄鄭餘慶韓臯

陽城還京師起姜公輔爲刺史人情大悅百姓相聚讙呼又謀奪宦者兵旣以范希朝及其客韓泰摠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諸將以狀來辭始大怒令其使歸告其將無以兵屬人當是時此計若成兵柄歸外朝則定策國老等事必不至後日之患矣所交黨與如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劉禹錫柳宗元皆一時豪雋知名之士惟其居心不正好謀務速欲盡据大權如鄭珣瑜高郢武元衡稍異已者皆亟

斥徙以故不旋踵而身陷罪戮後世蓋有居伍
文之地而但務嘯引沾沾小人以爲鷹犬者殆
又不足以望其百一云白樂天諷諫元和四年
作其中賣炭翁一篇蓋爲宮市然則未嘗能絕
也

五十絃瑟

李商隱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說者以爲錦瑟
者令狐丞相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
十絃所起劉昭釋名箜篌云師延所作靡靡之

樂蓋空國之侯所作也段安節樂府錄云箜篌
乃鄭衛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
曰坎侯吳兢解題云漢武依琴造坎侯言坎坎
應節也後訛爲箜篌予按史記封禪書云漢公
孫卿爲武帝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
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武帝益召
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應劭曰帝令樂人侯
調始造此器前漢郊祀志備書此事言空侯瑟
自此起顏師古不引劭所注然則二樂本始曉

然可攷雖劉吳博洽亦不深究且空元非國名
其說尤穿鑿也初學記太平御覽編載樂事亦
遺而不書莊子言魯遽調瑟二十五弦皆動蓋
此云續漢書云靈帝胡服作箜篌亦非也

遷固用疑字

東坡作趙德麟字說云漢武帝獲白麟司馬遷
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爲言疑之也
予觀史漢所紀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
曰焉或曰蓋其語舒緩含深意姑以封禪書郊

祀志考之漫記于此雍州好畤自古諸神祠皆
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三神山
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能
至望見之焉新垣平望氣言有神氣成五采若
人冠纓焉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出長
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蓋夜致王夫人之貌云
天子自帷中望見焉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
聞若有言萬歲者云祭封禪祠其夜若有光封
禪大詔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河東迎鼎有黃

雲蓋焉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方士言
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天子爲塞河與通天臺若
見有光云獲若石云于陳倉此外如所謂及羣
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可爲觀如緱城
神人宜可致天旱意乾封乎然其效可睹矣詞
旨亦相似

僭亂的對

王莽竊位稱新室公孫述稱成家袁術稱仲家
董卓郿塢公孫瓚易京皆自然的對也

月不勝火

莊子外物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
固不勝火於是乎有焚和而道盡注云大而闇
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東坡所引乃曰郭象以
爲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爲更之曰
月固不勝燭言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
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
火勝月耶月勝火耶予記朱元成萍洲可談所
載王荆公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燭言佛書有

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惠卿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以爲然蓋發言中理出人意表云予妄意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爲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靈臺有持

莊子庚桑楚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郭象云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

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陳碧虛云真宰存焉隨其成心而師之予謂是皆置論於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復采莊子之語以爲說而於本旨殆不然也嘗記洪慶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苟爲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蓋前二人解釋者爲兩而字所惑故從而爲之辭

董仲舒災異對

漢武帝建元六年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董

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竊其書
奏之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
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
遂不敢復言災異此本傳所書而五行志載其
對曰漢當亡秦大敝之後承其下流又多兄弟
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故天災若
語陛下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
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
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
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
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
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况大臣乎此天
意也其後淮南衡山王謀反上思仲舒前言使
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顛斷於外
不請旣還奏事上皆是之凡與王謀反列侯二
千石豪傑皆以罪輕重受誅二獄死者數萬人
嗚呼以武帝之嗜殺時臨御方數歲可與爲善
廟殿之災豈無他說而仲舒首勸其殺骨肉大

臣與平生學術大爲乖刺馴致數萬人之禍皆此書啓之也然則下吏幾死蓋天所以激步舒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李正已獻錢

唐德宗初即位淄青節度使李正已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已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已大慙服天下以爲

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紹興三十年鎮江都統制劉寶乞詣闕奏事朝廷以其方命刻下罷就散職寶規取恩寵掃一府所有載以自隨巨舟連檣白金至五艦他所齎挾皆稱是其始謀蓋云此行不以何事必可力買旣至越趨國門不許入覲或以謂欲上諸內府予時爲樞密檢詳爲丞相言援祐甫所陳乞以寶所齎等第賜其本軍明降詔書遣一朝士以寶平生過惡告諭卒伍使知明天子惠綏惻怛之意或寶靳固奄有

仍爲已物則宜因人之言發命詰問在行之物
本安所出今安所用悉取而籍之就其舟楫北
還充賜尤可以破其谿壑無厭之謀湯岐公當
國不能用也

宣室

漢宣室有殿有閣皆在未央宮殿北三輔黃圖
以爲前殿正室武帝爲竇 八主置酒引內董偃
東方朔曰宣室者先帝 止處也非法度之政
不得入焉文帝受釐于此宣帝常齋居以決事

如淳曰布政教之室也然則起於高祖時蕭何
所創爲退朝聽政之所而史記龜策傳云武王
圍紂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
室淮南子云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宣
室注曰商宮名一曰獄也蓋商時已有此名漢
偶與之同黃圖乃以爲漢取舊名非也

昔昔鹽

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爲隋煬帝所嫉考
其詩名昔昔鹽凡十韻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

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
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
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翬同
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
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
蹄唐趙嘏廣之爲二十章其燕泥一章云春至
今朝燕花時伴獨啼飛斜珠箔隔語近畫梁低
帷卷閒窺戶牀空暗落泥誰能長對此雙去復
雙栖樂苑以爲羽調曲玄怪錄載蘧篛三娘工
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
踈勒鹽滿座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
更奏新聲刮骨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
曲引之類云今南嶽廟獻神樂曲有黃帝鹽而
俗傳以爲皇帝炎長沙志從而書之蓋不考也
韋縠編唐才調詩以趙詩爲劉長卿而題爲別
宥子怨誤矣

將帥當專

周易師卦六三師或輿尸凶九五長子帥師第

子輿尸正凶爻意謂用兵當付一帥苟其儔雜然臨之則凶矣輿尸者衆主也安慶緒旣敗遁歸相州肅宗命郭汾陽李臨淮九節度致討以二人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者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步騎六十萬爲史思明所挫一戰而潰憲宗討淮西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雖以韓弘爲都統而身未嘗至旣無統帥至四年不克及裴度一出纔數月即成功穆宗討王庭湊朱克融時裴度鎮河東亦爲

都招討使羣帥如李光顏烏重嗣皆當時名將而翰林學士元稹意圖宰相忌度先進與知樞密魏簡相結度每奏畫軍事輒從中沮壞之故屯守踰年竟無成績正元之誅吳少誠元和之征盧從史皆此類也石晉開運中爲契丹所攻中國兵力寡弱桑維翰爲宰相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雖杜重威李守正張彥澤輩駑材反虜然重威爲主將陽城之戰三人者尚能以身徇國大敗彊胡耶律德光乘橐駝奔竄僅而獲

免由是觀之大將之權其可不專邪

容齋續筆卷第七

容齋續筆卷第八 十五則

著龜卜筮

古人重卜筮其究至於通神龜為卜著為筮故

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定天下之吉

凶成天下之亶亶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

法令舜之命禹武王之伐紂召公相宅周公營

成周未嘗不昆命元龜襲祥考卜然筮短龜長

則龜卜猶在易筮之上漢藝文志劉向所輯七

略自龜書夏龜之屬凡十五家至四百一卷後

世無傳焉。今之揲著者，率多流入於影象，所謂龜策、惟市井細人，始習此藝，其得不過數錢。士大夫未嘗過而問也。伎術標榜所在，如織、五星、六壬、衍禽、三命、軌析、太一、洞微、紫微、太素、遁甲，人人自以爲君平。家家自以爲季主，每況愈下。由是藉手于達官要人，舟車交錯於道路，毀譽紛紜而術益隱矣。周禮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土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杜子春云：土兆，顓帝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經兆之體

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又掌三易之灋，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今獨周易之書存，他不復可見。世謂文王重易六爻爲六十四卦，然則夏商之易已如是矣。左氏傳所載懿氏占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成季之卜曰：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晉獻公驪姬之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嫁伯姬之繇曰：車說其輹，火焚其旗，寇張之弧，姪其從，姑秦伯伐晉曰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文公納王遇黃
帝戰于阪泉之兆鄢陵之戰晉侯筮曰南國蹇
射其元王中厥目宋伐鄭趙鞅卜救之遇水適
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
子商史墨曰盈水名子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
杜氏謂鞅姓盈宋姓子蓋言羸與盈同也史趙
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衛莊公卜夢曰如
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闔門塞竇乃自後踰
此十占皆不可得其說故杜元凱云凡筮者用
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
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曰王相以成其占若
盡附會以爻象則架虛而不經可爲通論然亦
安知非連山歸藏所載乎

地名異音

郡邑之名有與本字大不同者顏師古以爲土
俗各有別稱者是也姑以漢書地理志言之馮
翊之櫟陽爲藥陽蓮勺爲輦酌太原之慮虎爲
廬夷上黨之沾爲添河內之隆慮爲林廬蕩陰

爲湯陰潁川之不羹爲不郎南陽之酈爲擲堵
陽爲者陽鄴爲讚沛之鄴爲嵯鄆爲多清河之
郇爲輸汝南之平輿爲平預濟陰之宛句爲宛
劬江夏之沙羨爲沙夷九江之橐臯爲拓姑廬
江之雩婁爲吁閭山陽之方輿爲房豫琅邪之
不其爲不基東海之承爲證長沙之承陽爲烝
陽臨淮之取慮爲秋廬會稽之諸暨爲諸旣太
末爲闐末豫章之餘汗爲餘干廣漢之汁方爲
十方蜀郡之徙爲斯益州之味爲昧金城之允
吾爲鉛牙允街爲鉛街武威之樸剗爲蒲環張
掖之番禾爲盤和安定之烏氏爲烏支上郡之
龜茲爲丘慈西河之鵠澤爲梛澤代郡之狝氏
爲權精遼西之且慮爲起廬令支爲鈴祗遼東
之番汗爲盤寒樂浪之黏蟬爲黏提南海之番
禺爲潘隅蒼梧之荔浦爲肄浦交趾之羸陵爲
蓮萼九真之都龐爲都聶日南之西捲爲西權
淮陽之陽夏爲陽賈魯國之蕃爲皮皆不可求
之於義訓字書亦不盡載也

韓嬰詩

前漢書儒林傳敘詩云漢興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又云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嬰爲文帝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作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精悍分明仲舒不能難其後韓氏有王吉食子公長孫順之學藝文志韓家詩

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正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讀首卷第二章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子貢曰吾將南之楚逢天暑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水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

觴迎流而挹之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孔子
抽琴去其軫子貢往請調其音婦人曰吾五音
不知安能調琴孔子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子
貢曰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曰子
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
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
求思此之謂也觀此章乃謂孔子見處女而教
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可乎其謬戾甚
矣他亦無足言

五行衰絕字

木絕於申故桫字之訓爲木自斃水土絕於巳
故汜字之訓說文以爲窮瀆圯字之訓爲岸圯
及覆火衰於戌故威爲滅金衰於丑故鈕爲鍵
閉製字之義昭矣

漢表所記事

漢書功臣表所記列侯功狀有紀傳所軼者韓
信擊魏以木罌缶度軍表云祝阿侯高邑以將
軍屬淮陰擊魏罌缶度軍史記作甌蓋此計由邑所建

也信謀發兵襲呂后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舍人第上書變告信欲反晉灼注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表有滇陽侯樂說史記作欒說以淮陰舍人告反侯蓋非謝公也須昌侯趙衍從漢王起漢中雍軍塞渭上上計欲還衍言從他道道通中牟侯單右車始高祖微時有急給高祖馬故得侯即侯黃極忠以羣盜長爲臨江將已而爲漢擊臨江王祁侯繒賀從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擊楚迫騎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賀祁

王史記顏師古曰謂之祁王蓋嘉其功故寵褒之許以爲王也他復有與傳小異者史記張良傳項梁立韓王成以良爲韓申徒徐廣云申徒即司徒語音訛轉也而漢表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云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按良與韓王信了不相干顏注誤矣自司徒訛爲申徒自申徒爲申都自申都爲信都展轉相傳古書豈復可以字義求也韓信歸漢爲治粟都尉表以爲票客師古曰與紀傳

參錯不同或者以其票疾而賓客禮之故云票客也史記作典客索隱以爲粟客此外又有官名非史所載者如孔聚以執盾從周竈以長鉦都尉郭蒙以戶衛宣虎以重將重將者主將領輜重也彤趾以門尉棘丘侯襄以執盾隊史郭亭以塞路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備敵寇也丁禮以中涓騎爰類以慎將謂以謹慎爲將也許盜以駢隣說衛駢隣者二馬曰駢謂並兩騎爲軍翼也說讀曰稅稅衛者軍行初舍止之時主爲衛也許慙以趙右林將林將者將士林猶言羽林之將也清侯以弩將留盼以客吏馮解散以代大與大與主爵祿之官也史記作太尉靳彊以郎中騎千人之類聊紀於此以示讀史者云

蕭何給韓信

黥布爲其臣賁赫告反高祖以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布遂反韓信爲人告反呂后欲召恐其

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稱陳豨已破給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即被誅信之爲大將軍實蕭何所薦今其死也又出其謀故俚語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之語何尚能救黥布而翻忍於信如此豈非以高祖出征呂后居內而急變從中起已爲留守故不得不亟誅之非如布之事尚在疑似之域也

彭越無罪

韓信英布彭越皆以謀反誅夷信乘高祖自將征陳豨之時欲詐赦諸官徒發兵襲呂后太子布見漢使驗問即發兵東取荆西擊楚對高祖言欲爲帝其爲反逆已明唯越但以稱病不親詣邯鄲之故上旣赦以爲庶人而呂后令人告越復謀反遂及禍三人事越獨爲寃且扈輒勸越反越不聽有司以越不誅輒爲反形已具然則貫高欲殺高祖張敖不從其事等耳乃以爲不知狀而敖得釋何也樂說告信賁赫告布皆得封列侯而梁大僕告越不論賞豈非漢朝

亦知其故耶。樂布爲越大夫，使於齊而越死，還奏事，越頭下，上召罵布，欲烹之。布謂越反，形未見而帝以苛細誅之，上乃釋布，拜爲都尉。然則高祖於用刑，爲有負於越矣。傷哉。

蜘蛛結網

佛經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莊子云：惟蟲能蠶，惟蟲能天。蓋雖昆蟲之微，天機所運，其善巧方便，有非人智慮技解所可及者。蠶之作繭，蜘蛛之結網，蜂之累房，燕之營巢，蟻之築垤，螟蛉之

祝子之類是已。雖然，亦各有幸不幸存乎其間。蛛之結網也，布絲引經，捷急上下，其始爲甚難。至於緯而織之，轉盼可就，踈密分寸，未嘗不齊。門檻及花梢竹間，則不終日必爲人與風所敗。唯閒屋堦垣，人迹罕至，乃可久久而享其安。故燕巢幕上，季子以爲至危；李斯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倉中之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豈不信哉。

孫權稱至尊

陳壽三國志固多出於一時雜史然獨吳書稱孫權爲至尊方在漢建安爲將軍時已如此至於諸葛亮周瑜見之於文字間亦皆然周瑜病困與權書曰曹公在北劉備寄寓此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破曹公還權迎之肅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呂蒙遣鄧玄之說郝普曰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又曰至尊遣兵相繼於道蒙謀取關羽密陳計策曰羽所以未便東向者

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陸遜謂蒙曰下見至尊宜好爲計甘寧欲圖荊州曰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規之權爲張遼掩襲賀齊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權欲以諸葛恪典掌軍糧諸葛亮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踈糧穀軍之要最足下特爲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凡此之類皆非所宜稱若以爲陳壽作史虛辭則魏蜀不然也

康山讀書

杜子美贈李太白詩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說者以爲即廬山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內辨誤
一卷正辨此事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
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
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
山白讀書于大康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它在清
廉鄉後廢爲僧房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
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
山也予按當塗所刊太白集其首載新墓碑宜

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撰凡千五百餘字但
云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神龍初自碎葉還廣
漢因僞爲郡人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
好事者僞爲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
老之詩邪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
白生於此縣蓋亦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爲正

列國城門名

郡縣及城門名用一字者爲雅馴近古今獨姑
蘇曰吳郡吳縣有盤門閶門葑門婁門齊門他

皆不然春秋時列國門名見於左氏傳者鄭最多曰渠門純門時門將門閨門皇門鄣門墓門又有師之梁楛秩之門周曰圍門魯曰雩門雉門稷門萊門鹿門又有子駒之門公羊傳有爭門吏門宋曰郤門桐門盧門曹門澤門揚門桑林之門邾曰魚門范門衛曰闕門蓋獲之門齊曰雍門亦有揚門鹿門稷門吳曰昏門宋埴澤之門見孟子

緇塵素衣

陳簡齋墨梅絕句一篇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恨緇塵染素衣語意皆妙絕晉陸機爲顧榮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齊謝元暉酬王晉安詩云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正用此也

去國立後

齊高氏食邑于盧高弱以盧叛齊閭丘嬰圍之弱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高彘弱致盧而出奔晉魯臧氏食邑于防臧紇得罪使來

告曰苟守先祀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按弱紇二人據地要君故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後于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然齊魯之君竟如其請不以要君之故而背之蓋當是時先王之澤未熄非若戰國務爲詐力權謀之比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也降及末世遂有帶甲約降旣解甲即圍而殺之者不仁孰甚焉

詩詞改字

王荆公絕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祗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爲過復圈去而改爲入旋改爲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爲綠黃魯直詩歸燕略無三月事高蟬正用一枝鳴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帶曰要至用字始定予聞於錢仲仲大夫如此今豫章所刻本乃作殘蟬猶占一枝鳴向巨原云元不伐家有魯直所書東坡念奴嬌

與今人歌不同者數處如浪淘盡為浪聲沉周
郎赤壁為孫吳赤壁亂石穿空為崩雲驚濤拍
岸為掠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為多情應是
笑我生華髮人生如夢為如寄不知此本今何
在也

姑舅為婚

姑舅兄弟為婚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按刑
統戶婚律云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
姨母之姑堂姑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

女壻姊妹並不得為婚姻議曰父母姑舅兩姨
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總麻據身是尊故不
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雖於父母
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
上尊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亦謂堂姊
妹所生者女壻姊妹於身雖並無服據理不可
為婚並為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然則中表
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予記
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明此項勅局看

詳以爲如表叔取表姪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
甚爲明白徽州法司編類續降有全文今州縣
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之者皆
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
及從母兄弟姊妹爲婚周武帝又詔不得娶母
同姓以爲妻妾宣帝詔母族絕服外者聽婚皆
偏閏之制漫附於此

容齋續筆卷第八

Printed in Japan